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四興縣

第一六九六號

訂報地址：各縣[illegible]　報價每份[illegible]幣百元

靜樂三區和城關群眾 熱烈慰問傷病員

（本報訊）靜樂三區及城關群眾熱烈慰問傷病員。各村貧農團代表等紛紛帶著大批慰勞品、慰問信到某地野戰醫院慰問。傷員們感動的說：「咱們傷養好了，早些到前綫殺敵人，保衛群眾的鬥爭果實，解放全中國的農民。」此次三區及城關群眾的慰勞品很多，光豬羊肉就有五百餘斤，另外雞、白麵、菜蔬等還有很多。（蘇聯邦）

招領啟事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市關高家莊村民高崇倫，在離市內縣城二里路遠近的溝灘拾得銀票一包，共計一百五十九斤六兩。望失者見報後，持機關介紹信還來本所對證領取。

臨縣八區招賢市公所

東北我軍又打了大勝仗 完全消滅敵兩個整師

蔣匪新五軍軍直屬隊也同時就殲

（新華社東北前綫八日急電）解放軍在遼西地區又打了大勝仗。昨天（七日）下午八點，在瀋陽西北百多里的新民至公主屯間，完全殲滅蔣匪新五軍軍直屬隊及一九五師（原屬五十二軍）、四十三師（原屬九十四軍，現歸新五軍指揮）兩個整師，包括師部在內，俘獲極多，正在清查中。這一大勝仗，開始在五日下午二時，經過五十四小時激戰，全部解決戰鬥。離我全部殲滅敵四十九軍七十九師，才只有十天。

（新華社東北前綫七日電）解放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一月四日一週間，又連克北票、台安、黑山等三城和北寧綫上的重鎮打虎山。我軍在上月二十九日攻克工礦重鎮北票縣城，俘獲了偽縣政府人員，並解放當地礦工一千一百餘人。守敵九十三軍暫廿師第三團，先一日棄城向阜新方向逃竄，但逃了僅六十里，就在三家子一帶大部被殲，計活捉蔣匪官兵千餘名，打死打傷四百餘，繳獲迫擊砲九門、六零砲十七門、輕重機槍八十二挺，各種槍七百三十三支，各種砲彈八千餘發，子彈三十餘萬發。我軍另一部，在上月二十九日到本月四日，又斬斷新民到錦州間的北寧鐵路，平毀全綫鐵道三百多處，並在上月三十日和本月四日，收復北寧綫重要鐵路聯結點打虎山和以北的黑山縣城以東的台安縣城，當地蔣匪逃竄。至此，我軍在冬季攻勢中，已先後收復縣城十座。

（新華社東北前綫七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連日作戰中，被俘蔣匪校級以上軍官陸續查明的，現又有彰武戰鬥中活捉之匪七九師副師長李嗣泰及瀋陽外圍李官堡戰鬥中活捉之匪暫編兵官訓練隊第二旅中校副團長畢富宣、少校團副劉寬庚、少校副營長古鎮如等多名。又：上月廿八日瀋陽西北高金台戰鬥中，匪二零七師二旅三團正副團長蔡機、陣鎮之亦被擊斃。

松花江北岸 我拔除敵橋頭堡壘

預示了吉林，長春的命運

（新華社東北前綫七日電）本社記者高歌報導：孤懸松花江北岸蔣匪建有永久性工事的橋頭據點，已爲東北解放軍於上月十九日收復，與圍之敵新一軍五十師一個連，二十一日在松花江南岸德惠大房身附近被全部消滅。記者指出，這一築有永久性工事橋頭據點的收復，預示着吉林、長春命運的前途。蔣匪過去侵佔松花江橋頭後，曾在這原有的工事基礎上，工上加工，強迫數十萬人民花費數十億蔣幣，藉助日本美國的技術，修成八十幾個「永久性」明碉暗堡，把這塊彈丸之地，吹做「十天奈下哈爾濱的前進基地」。但是僅只一年，解放軍已南下千里，一切殘留在解放區孤立據點的蔣匪，不論是修築多麼堅固的工事，現在就只有兩個前途：不是投降，就是被殲！

中共中央電東北解放軍 祝賀去年偉大勝利

勉勵爲完全解放東北而奮鬥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中共中央委員會頃電賀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及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們：慶祝你們一九四七年消滅敵軍二十八萬餘人的偉大勝利，尚需繼續努力，爲完全解放東北而奮鬥。

興縣碾子行政村 貧僱農大會討論歸隊

大家對自己部隊表現了無限關懷與愛護

（興縣訊）碾子行政村各自然村貧僱農，在貧農團領導之下，對歸隊問題進行了反覆的醞釀討論後，於十二月十八日召開了行政村貧僱農大會，會上由工作團介紹了各機關部隊也在查階級、查思想，說明貧僱農在部隊內的地位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貧僱農們表現了對自己部隊無限的關心和愛護。碾子貧農奴不浪三八年入伍，曾在自衛戰爭中流過血，腿部受傷三等殘廢，今年五月才復員回來。他在大會要求再歸隊，但他的話還沒說完，他弟弟狗兒搶着說：「你腿殘廢去前方跑路不行了，我比你年青，這回我要去，咱們自己的隊伍，去一個要頂一個，又不是頂數數。」貧農劉變孩插上嘴說：「奴不浪弟兄兩個，算頂一個，自土改以來鬥地主最堅決，我們村討論時，他兩個就爭不停，這是大家說服奴不浪，讓候狗兒去，因他殘廢了，應該休息幾年。」奴不浪又接着說：「咱們後方是鬥地主，前方是打大地主蔣介石、閻錫山，前方要打不好，後方也鬥不成，咱也不能翻身，再說部隊是咱們的，部隊裏的大砲機槍，也是咱們寶貴的家產，咱們要去領導咱的部隊，去部隊裏當家管理咱們前方的財產——大砲和機槍。」李家塔農民代表李揚兒說：「我村裏李初兒家，聽到前方需要貧僱農戰士當骨幹，初兒弟兄們爭的要參軍，他兄弟支地兒說，你才娶了媳婦還是我去，弟兄兩個也爭的不行。初兒父親也說，他那個兒去，他都高興，因爲這是保護咱自己，人家一家子思想不顧，也頂頭一個着！」（新中農）王候拔說：「軍隊是咱們的，這回歸隊一點也不能馬虎，我村裏封建富農王秋迷，要求歸隊上我們討論他思想不好，覺着他回了隊咱們不放心，就沒要他一個，我村還歸隊的幾個都是大家討論過的。」認爲山底富長也自動歸隊，村總保管負責人家他是代表又是行政村委員會主席張，爲現在正要分配果實，讓他分配後再走。各代表會向歸隊戰士保證，秋兒代表家庭，在分配中，保證每個人的地種好地，幫助生產，保證着他更有住，有力而乾脆的說：「現在是咱貧僱農當了家，不是過去那樣了，還是實實在在說到作到。」（許振湖）

汾西團柏等村 青年農民自動參軍

（汾西訊）汾西團柏、盆村等村青年農民自動參軍。團柏村僱貧農大會提出自動參軍的號召後，上團村貧農紅娃兒報名，他老漢就替他報名，他說：「我明天就起來，雞叫半夜的自己操練上了，早到咱解放軍裏當兵！」茶房村貧農趙娃兒弟兄幾村共有廿六名，也讓村中農青年參軍，於四日召開行政村參軍及代表會討論，便召開貧僱農及農民代表，共有二十二個中貧農青年參軍。十一日，團柏村貧僱農召開各代表回村後大會討論，一致歡送大會，新戰士們起立高呼：「不打倒蔣介石永不回家！」（趙廉、拴王、會和願）

六分區地方武裝 殲搶糧閻匪八十餘

（本報訊）六分區地方武裝從忻、定平川，打擊搶糧閻匪。十二月二十四日，閻匪定襄警察隊殘部和偽「保安團」一部，由忻城出犯我忻東安邑村（離城相距二十里），我預伏部隊待敵進至村附近，立即發起衝鋒，將敵大部殲滅，生俘閻匪督察長趙四海以下四十八名，驚傷敵八名，繳輕機槍一挺，手槍二支，步槍三十二枝，大車一輛，彈藥等其它一部。十七日，閻匪四十師一團三營百餘人，侵入我四邢、羊房村一帶搶糧，我某部聞訊，立即跑步前往，堵擊敵人，將敵擊潰，生俘敵排長以下二十五名，斃傷敵四名，繳獲鄉機槍兩挺，小砲一門，步槍十八枝。敵增援部隊也被我打退。

第一後方醫院一所休養員 積極幫助醫院的工作

改善伙食護理重傷員

（本報訊）第一後方醫院一所休養員，積極幫助所內工作。三連休養員李炳臣、王書堂、張自高等，自被選爲伙食委員後，便積極協助工作人員改善傷員的伙食，幫廚、過秤、記賬、調劑菜蔬，有時跑到十里外給重傷員買雞蛋、麵等，使休養員生活大爲改善，浪費現象亦逐漸減少，三個月中節約糧食七百五十餘斤。休養員王增來，看到護士忙不過來，就拄着拐杖自己打水、掃地、幫助修灶、護理重傷員，有時還到山上砍柴。一連休養員張東治，也經常幫助護理重傷員，給重傷員賓孝思端大小便，並拿出自己的錢給重傷員買東西吃。（丁爲民）

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指示 學習毛主席的報告

（新華社晉察冀六日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頃指示各地各部門，立即組織學習毛澤東同志「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並通過各種方式，在群眾中廣泛地進行宣傳。該指示稱：毛澤東同志這一報告，將更進一步團結與壯大中國人民的力量，最後打垮蔣介石，打垮美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把中國革命推向全國的勝利。同時，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整個東方民族及全世界人民，都有極大的指導與鼓舞作用。指示要求各級首長應以身作則，努力學習，並負責組織本單位中黨員與非黨員一起學習和討論，成爲這一時期幹部學習的主要內容，在階級、查思想運動，應聯繫這個學習進行，以這個文件爲武器，來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認識。各地參加土地改革的同志，應在工作中抽出一定時間來學習與討論，使自己在執行政策時，能夠掌握這個報告的精神。同時，應將這個報告配合土地法，向農民宣傳，使他們懂得如何將他們自己的翻身利益與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部隊應將這個報告作爲軍事政治教育的中心教材，在幹部與戰士中，反覆進行教育，藉以提高政治思想與戰略戰術思想水平。一切中等以上的學校，均應以這個報告作爲政治教育的中心教材。

（編者按：晉察冀中央局這一指示，在我晉綏完全適用，希望各地有計劃的組織學習。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單行本即將出版，不久即可分發各地。）

行署機關關於殺牛問題的檢查與處理

行署機關各單位（包括貿易局系統在內），從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到十一月底，不斷的發生宰殺耕牛的錯誤行爲，領導上發覺後，雖經幾次指出，但由於幹部思想不純，仍未停止下來，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經領導上再次嚴重指出，並將這一違害羣衆利益的嚴重行爲，作爲三查學習中的具體內容，從各方面進行了檢討。經過情形誌下：

機關幹部做小打算，企圖改善生活。

當九月十九日，行署一灶看到三灶上吃牛肉時，賣了骨頭和皮子，每斤牛肉僅合本幣千元，比吃猪肉及羊肉都便宜的多，因此就也買了二條：一是興縣市買的老牛；一是鄉下跌壞腿的。大家都做小打算，覺得價標既不超過供給標準，又可改善生活。不久二灶也買了一條。秘書室領導上（由秘書孫劍峰暫時負責），也認爲自已是管伙食的，應把生活弄好一點，因此就毫不顧慮羣衆利益，讓錯誤發展下去。

武主任指示查禁殺牛問題，幹部思想上沒有接受。

九月三十日，武主任由外面回來，看到吃牛肉，立即詢問牛肉的來源，聽到是買來殺的以後，就馬上找孫劍峰同志說：「這問題值得研究、注意，要謹防地主富農的破壞，同時殺牛是破壞生產，要馬上禁止。」並告建設處陳乃君同志很快調查研究賣牛殺牛中的情況，馬上向同志公佈禁令。可是武主任這一指示，被抗拒了。秘書室同志認爲只要經過村農會證明是老牛廢牛再經稅務局批准宰殺的，其中就再不會有其它問題，牛肉很便宜，既可改善火食，又可解決灶上的困難；根本忘記了領導上經常指示的：前方戰士生活很艱苦；羣衆生活更困難；我們是政權首腦機關，是當家的，作風必須艱苦。我們要時時照顧前方，保證前方的供給；時時關切羣衆，生活要和羣衆比。時時照顧下級，下級生活比我們苦的多。

陳乃君抗拒指示，根本沒有執行命令。

建設處農業科副科長陳乃君同志對這一指示，根本是漠視的，賣牛殺牛最多而又近在手邊的興縣市，他根本沒有去調查，只把這一指示和冬季工作一起佈置到下面去，他派到楊家坡做調查工作的人，一個月後才回來，他對神府、五寨、岢嵐大批賣牛的現象，完全不知，更說不上彙報。他一個通令寫了兩個月，還是空洞無物，毫無具體內容；機關上陸續殺牛的現象，他完全熟視無睹，領導上幾次派人催要材料，他還解釋說：「這樣大的地區，沒有些牛要老要壞，又說農民有舊道德觀念，自已使用的牛，自已不肯殺，故要賣給別人去殺。」他對土改中地主富農的破壞，毫無警惕，對今年荒旱牲口缺乏草料的事實，對貧僱農明年春耕的困難，不關切，一味解釋拖延。因此他一面在那裏寫禁殺耕牛的通令，機關中卻一面繼續有殺牛的事情發生，當兩個月以後，他的通令寫成之時，興縣及其他地區宰殺牛羊（母羊）事，已造成嚴重惡果。

稅務局對賣牛羊殺牛羊情況，不研究不反映。

興縣市集上開始賣牛，是七月間的事，九十月中就更嚴重，每集都有二三條牛賣，但賣時必須經過稅局查驗。因此，興縣稅局很早便發現這一問題，賣主往往是藉口：牛口大、有病、沒草料喂。初發現這一問題時，大家也覺得奇怪，因爲有在興市稅局工作過二三年的同志，他們知道往年興市殺牛不過十頭（今年僅經稅局上過稅的，就有四十八頭，偷殺的還不在內）。因此這一問題便早在他們中間略吵嚷，同時由於稅局的同志們既不認識牲口，一也弄不清究竟有無病症，他們就想了兩個辦法來解決：一個是請民衆醫院的獸醫楊荷長驗看，但因爲楊某有時不在家，即在家因楊係一地主壞傢伙，驗看也只是敷衍了事，不能解決問題。後來他們就想了另一個辦法，凡是拉牛來賣的人，必須持有本村農會證明書，自他們想出這一辦法後，他們自以爲是把問題解決了，凡持有證明信的，稅局即行驗准。

在興市幾個月中所批准賣的四十八條牛中，有十三條是持有農會介紹信的，包括十一個自然村。興縣二區的復員軍人倪燦勳第一次拉了一條小牛要賣，被稅局勸回去，第二次他又拉來時，即持有本村農會的證明信，說牛子上有病，許賣，但經驗看，卻無甚病痕，是一條只有六歲口的胖胖的小牛。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引起稅局同志的應有注意。神府一區胡家莊，有個牛販胡考拉了兩條好牛，到集上賣，賣不到八十萬，到稅局又未驗准，不能賣殺，結果他偷拉到附近村子裏，把牛殺了，牛肉牛皮就賣了一百六十多萬。對於這些情況，稅局的同志們，都沒有把他做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來認識。既不調查研究，也不反映彙報。他們規定由農會開證明的作法，實質上是便於他們推卸責任。行署稅務局稅務科長樂一分區稅務局長王定民同志，不但對這些問題沒有深入檢查研究，而且覺得牛肉便宜，對稅局的同志說：有人賣牛時給行署三灶（他在該個灶吃飯）留下一條，這也是行署宰殺耕牛的開始。從行署秘書室的領導上一直到管理員、炊事員同志，都認爲只要有農會證明有稅局驗准，是老牛廢牛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並認爲咱們不賣不殺，旁人也會賣會殺的。但牛究竟是否廢牛、老牛以及如何廢的，孫劍峰同志並未親自檢查和注意。

殺牛中發現問題，也不彙報。

在行署殺的牛中，在牛的胃裏，剝出了針、鋼錢、鐵絲等物，一個是脊柱上打傷，這可明顯的看出，是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對耕牛的有意破壞。但是這些事實，管理員炊事員殺牛的同志，並不向上級彙報，孫劍峰同志和稅務科長全不知道。這種麻痺、蒙蔽、上下脫節的現象，正是官僚主義作風最具體的表現。大家只以吃到牛肉爲滿足，牛是如何病如何瘦的，全不過問。

武主任再次警告，從麻痺中喚醒大家。

十二月二十一日，陳乃君同志將武主任要他寫的禁令寫好，因無具體內容，於第二次補充材料時，收集了機關及興縣殺牛的材料，武主任看到這個材料時，立即找來孫、陳嚴厲斥責，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要他倆馬上寫個材料，給報社揭載，同時通知政治處，要負責把這一事實弄清。這樣方才使大家大吃一驚，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喚醒。第二天晚間，由政治處召集了機關幹部會議，大家進行了揭發和檢查，在這個會上孫、陳、王都做了檢討。提出請求組織給自已以嚴重處分。武主任擧行自我批評，並立即拍發電報給各專署，用電話通知各縣政府及興縣各機關，要立即停止宰殺耕牛及母羊，並由行署政治處通知行署機關各單位，每個同志都必須在各小組中進行檢查，並指出這就是具體的三查。特別是秘書室、稅局、建設處的同志，要進行反省，通聚工作，追查責任，並提交政務會議通過分別給孫劍峰以記過、陳乃君撤職、王定民警告處分。

賣牛殺牛問題的原因與停止辦法

行署建設處

一、嚴重的賣牛殺牛現象

四七年冬邊區各地大量殺牛的現象是歷年所沒有的：興縣四六年全年經稅局驗殺的牛不到十頭，四七年七月至十一月四個月中，經稅局驗殺的即有四十八頭；各機關自殺者四十二頭，臨縣一帶殺牛九十頭左右；據衛生部供給主任黃啓彪談，該部殺十九頭，第一後方醫院霍仁清談，他們前後由岢嵐實回五十來頭；某旅留守處各單位，據寨業反映，殺了三十來頭；雖石城關殺八頭，岢嵐城關殺二十四頭，岢嵐之西窯、西會兩行政村殺牛三十多頭，嵐縣城關殺十二頭，僅界河口一村即殺十五頭，興縣之黑峪口村殺牛六頭，神府之盤塌殺牛二十多頭。僅上所知已殺牛二百八十七頭，實際比此數爲多。

二、賣牛殺牛的原因

（一）地主富農破壞土改。從興縣殺的一部份牛的胃中，發現有鋼錢、鐵絲、針、鑾卡等物，有的脊柱骨被打壞，看出這不會全是誤食誤傷，而係地主富農有意的破壞。農民是絕不會殘害自己的耕牛的。地主富農們自知將被清算，對牲畜即故意不喂，拖瘦拖跨，以致不能使用，興縣楊家坡地主，故意燒牛草，東坡村封建富農董毫子有兩驢一牛，在清算前後根本就不喂，都拖的不能用了。結果就只好賣了殺了。

（二）去年荒旱，草料困難，有的地方冬季運輸不夠人畜的費用，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運輸可跑，自已的草料不夠用，爲解決目前困難，就將牲畜賣掉。如從興縣往臨縣運貨物，每百斤十六萬元，來回要住四夜，且沒有回脚可馱，住店食用比家中約貴一倍，一天即需八萬元，在外住三夜即需二十四萬元，加上家中一夜四萬元，共需二十八萬元，賺的不夠盤費。神府劉家坡劉海玉、劉兒子趕瘦牛兩條，馱鹼過來在興縣賣牛，據他們談，草料缺乏，從賀家川往興縣馱鹼百斤，脚費十五萬元，回去馱炭百斤，可賺一萬元，共十六萬元，在外邊住三夜，每夜人畜消費六萬元，三夜需十八萬元，家中住一宿需四萬元，共需二十二萬元。岢嵐、五寨川牛車往興縣運東西，因載重量多，尚有微利。四區康家莊貧農白某趕集賣毛驢，他說山地小村沒做的，驢每天需草七斤、料二斤，約合二萬多元，到明年春耕，得閑養九十天，共需消費二百萬，現毛驢僅值四五十萬元。興縣城關鬥爭果實中的二十多頭牲口，也因閑養消耗甚大要賣。

（三）據岢嵐、五寨反映，土地改革中一部份養牲口一頭以上的中農，因無人租牛，遂將多餘的較爲瘦老的牲畜賣掉；一部份原有牲畜的貧農，因爲自已原有的多爲瘦老牲畜，希望在鬥爭中分得較好的牲畜，也將自已原有的牲畜賣掉了。

（四）由於賣牛者多，買牛者少，因之牛價甚賤，而牛肉就比豬肉便宜的多。如興縣豬肉賣一萬元時，牛肉只賣五千元，本錢只需千元左右，於是一部份人爲了賤價吃肉，就買牛殺牛，而牛販子、屠戶，爲圖高利，也大量販殺。胡家莊牛販子胡考才，賣活牛兩條八十萬元沒人要，殺後連皮帶肉賣了一百六十萬，這就更促進了大量賣牛殺牛。

三、解決的辦法

根據以上材料的初步研究，我們除派人深入了解賣牛原因外，並已通令各地：

（一）嚴禁宰殺耕牛母羊。

（二）嚴防地主富農的破壞牲畜及飼草，將地主富農的牲畜首先交於基本羣衆保管喂養、使用，草料亦由鬥爭果實中解決。

（三）向僱貧中農說明現在賣了倘能使用的老耕牛，到明春再買好耕牛是困難的。即使現在草料困難，喂起來還是比明春買不到耕牛爲好。賣牛殺牛是損害生產，損害農民翻身的大事，若只算眼前的賬，不算長遠的，結果吃虧的還是自已。

（四）儘力組織冬季生產，增加收入，以補草料不足，就是賺不多，但總能賺一些，比閑喂合算，比賣掉殺掉更合算。在荒旱年間，只要刨閙，就是大利。

（五）有計劃的調劑草，根據興縣龍尾埠幾個草倘夠用的村子來看，各階層各戶的草，並不完全夠喂，有的有餘，有的不足，必須互相調劑才能解決全部困難。至於荒旱嚴重的地區，除設法調劑草料外，或可減輕該地軍勤，使其有時間刨野草和牧放。鼓勵大家努力想盡各種辦法，渡過牲口缺草的難關。

新屯堡農民代表會 審查村公所人員

（寧武訊）新屯堡農民代表會，審查村公所人員。副村長潘壽娃（貧農）自已檢討到：今春參加羣衆運動時，曾幫助本家地主潘啓雲和王艮娃向農民要過賬，把嶺底村的潘家戶地自已隱瞞起來，今夏給地主劉紹興開路條，讓他到岢嵐做走私生意。當了半年副村長還不了解全村的戶口和成份。石板橋代表項三批評他說：「你這村長半年沒到過我村一次，我還認不得你哩！做歸隊工作是和地主吳成元商量，看不起我們。」

貧農代表周成寬說：「潘壽娃是不敢大膽的負責，工作時間也短，他是咱貧農，受過恓惶，暫時留職，看他轉變呀不。」大家同意這個意見，決定留職查看。村長兼書記鑒來科，是富農成份，他一向站在地主方面，大會向他進行鬥爭。今春調劑土地時，雲某把富農游八子的地抽出來，卻調劑給了地主周紹興種，「告農民書」到村後，仍然替新堡地主周世義保存白洋三十元，布兩疋，紅土溝富農游八子又放到他家鞋子一塊，包袱兩個。審查中還無理狡辯的說：「地主放下的東西，是因爲『告農民書』出來不敢往出拿。」代表韓貴旺反駁說：「你是村長，你看過了告農民書還不了解嗎？拿出給地主匿藏的財物是將功折罪，你爲什麼不往出交？」大家都說他是不願往出拿，決定撤職交原籍羣衆處理。民兵中隊長崔玉山過去曾投降過敵人，後又出來參加民兵，被武委會主任張世乙提爲中隊長，竊取縣民兵英雄稱號。和地主孫庚媳婦勾姦，經常欺壓羣衆，亦被大會撤職，交回原籍羣衆處理。大會當即宣佈解散舊行政村公所，由農民代表委員會行使一切職權。（魯、柱）

更正

九日本報三版後勤老年隊趙得勝逮犯軍紀細扎門家屆翻身委員一訊中，末段「趙某自稱於三七年「無法參加我軍」，應爲「無法生活」參加我軍」。「他並。未經過長征」，並字下面的「。」應去掉。特此更正。

岢嵐坪後溝工作團

翻村底子發動貧僱農

該村原有幹部全是地富親友本家

貧僱農歷訴受欺壓被排擠的痛苦

（岢嵐訊）十二月間工作團三個同志到二區坪後溝村後，用翻村底子的辦法，提高貧僱農階級覺悟。他們先找到六個底底上的人進行分別訪問。僱丁郭長大對工作團的同志說：「我到現在窮的連個碗也沒有，睡覺草炕，吃飯和人家朋鍋，不給我分一塌坪地（該村坪地很多），人家幹部就把我劃成二流子。向地主富農借出來的糧食、羊子，甚也沒給我分。不貸給我糧食，幹部一開口就說：『一個人有辦法。』」其他五個人都訴說了一些苦情。第二天專門召集這六個人開了個小會，發動他們互相啟發，繼續翻底子。僱工陳辛丑說：「今春（指四七年春）調劑土地中，羣衆主張給我分兩垧坪地，主任裴根兒只給我一垧，還說一個人用不着兩垧地，向地主富農抽出十四石一斗二升糧（公斗），我們六個一顆也沒有分到。主任有十五垧坪地，還分了一垧。」談到這裏工作團啟發大家說，今春爲甚搞成這樣？如果按照告農民書做下來，咱們窮人一定能激底翻身。又和大家商量，如何才能做好？叢誰做了陳辛丑說：「事情辦不好是咱窮人抬不起頭來。咱村幹部沒有一個窮人，他們和地主富農不是本家，就是親友，一開會消息就露了。」還亮人還說到過去窮人無權，到了會上就和個木頭圪榙似的，擺個樣子。這次咱們窮人要團結起來，窮人有了權，事情就辦好。經過一晚上咯吵，大家都說一定要把刀把子奪過來。工作團同志又說：「只你們幾個人行不行？」大家說：「不行！還得把和咱一條心的人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於是大家決定各找對象，分頭聯絡人。第三天共聯絡起十四個貧農（內有女三人），又把今春分配果實不公的情形翻了一頓。並揭發出前任抗聯主任賈在蓮是個富農，今春調劑土地中，由他們一窩子包辦，把郭長大等六人（均係貧僱農）都訂成「標準二流子」，不給分果實，不給貸款，任意排擠。劉根偶女人張花女說：「賈在蓮辦紡織合作社剝削我們婦女，到合作社取四兩棉花回去就不夠了。我有一次紡下二斤綫子，拿到合作社人家說是斤半，逼住我賠了半斤棉花。我們窮家女人紡下二等綫，人家給評成三等。前年我餓的不行，到地畔摘了兩把紅豆角角，賈在蓮開了個大會，把我鬥爭了一頓，罵我是賊。一開會，我們窮家女人穿的爛，賈在蓮說：看你們那屁股。」（按賈某原是河曲人，哥老會頭子，因窩藏土匪刁搶人，逃來岢嵐，當了幹部。他把公家糧食替自己頂公糧，騙卜義倉米，給自己買坪地，有次石家會鬥爭地主時，又貪污銀洋一百一十八元，已被扣押。）談到如何才能掌權時，劉占元說：「咱們這次要一擀下山的幹部起來」，唯有郭長大還阻怯，怕人家把他擠上走。陳辛丑就給他解釋：「咱們窮人還能擠窮人，團結起來誰敢擠？你的二流子帽子不是窮人給你戴上的，今晚我們宣佈你不是二流子，你大胆的幹吧。」郭長大這時才放了心，說：「這一下我就不怕了。」貧農呂應小說：「咱們這次有了權，就再不受幹部的氣了。」最後又討論成立貧農團，以他們這十四個人爲主，再聯絡人，現參加貧農團的共三十九人，內婦女九人，選出陳辛丑、任根羅分任正副主席，把已經垮台的村公所接收過來。指導員李五壓迫羣衆很厲害，當即扣押，村長停職，聽候審查，現在正和中農共同商討建立農會，向地主階級鬥爭。（梁國興）

五寨麻地窯賈家弟兄

偷盜和多分鬥爭果實

賈先明退出果實被開除出貧農團和農會

賈生明到神池工作，羣衆要求調回處理

（五寨訊）混入麻地窯貧農團並竊奪主席職位的舊幹部賈先明，竊取羣衆鬥爭果實，經貧農團開除出去，農會也暫時取消了他的會員資格。賈是王開業（階級異己份子，惡霸富農，已會任副支書及副抗聯主任，已被人民法庭依法鎮壓）把持村政時的副分隊長，因開會叫人積極，四四年會被指定爲「勞動英雄」，開勞英會回來路上，偷了關咀村的種洞子，在東秀莊住時，因手腳不穩被羣衆趕回麻地窯，勞英名義被取消。六月間村中組織反王開業時，他投機參加了，並混入貧農團當了主席。羣衆鬥爭出來的羊，他和王二、銀和私滿將大羊賣掉，換成小羊，並在自己院裏殺過一隻。鬥爭地主時，他先不讓大家門，自己要一個一個窯間，經常吃地主送來的飯。封存地主家財物的鑰匙，他自己帶着，偷取了許多東西。在分配果實時，他本來和他的嫂嫂同鍋吃飯，而硬要按二股分東西，他多分了許多果實。貧農背三與貧農王滿仁的（背三娶王滿仁的母親）實際分居，他硬叫按一股給分。根據以上事實，由農會六十多個男女會員開會，把他多分的果實和私偷的東西追回，並暫時開除出農會。貧農團也把他開除，另選三窩子僱工五六十歲的戴改成爲貧農團主席。

又，賈先明的兄弟賈生明，抗戰前當過舊軍，四〇年參加一二〇師，開小差回來，又是被開除共產黨籍的舊黨員。鬥爭王開業後，他參加了行政村的代表會，當選了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的委員。據僱農石如山說：「開始選舉時，五福寺代表想提意見，因看到工作團有秘密事叫賈一人去談，知道工作團看宜他，不敢提，在下邊醞釀說：『把權交給人家吧！』」又賈生明在東秀莊開區村委員會時，審查賀易局幹部楊成生，他公報私仇，虛說楊的錯誤。後來工作團決定賈去神池工作，回來交待果實（他擔任保管員）時，將綫子一斤和大煙私藏下，經大家訂對追究

五寨麻地窯貧僱農

關於該村「打爛『四大天王』等村蓋子」報導的更正意見

編者同志：

我到五寨麻地窯村，該村貧僱農叫我給他們唸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報二版刊出的他村貧僱農「打爛『四大天王』等村蓋子」一文，讀一段研究一段，三十多個人一口同聲的說：「和咱們做的一樣樣。」只有幾點不同意；要求編者更正。

（一）開始反王開業時，楊留定並未參加

去年六月間開始反王開業活動時，只有七人，當時楊留定（貧農）並未參加，報上登出是「貧農賈生明、楊留定、賈先明和下中農賈金小等七人」，楊留定的名字是第二名，羣衆說：「錯了！」此人只是在鬥爭時才吸收入農會（尚未參加貧農團）。他本人對這不符事實的說法，也不高興。

（二）王玉柱不是狗腿子

讀到地主狗腿王玉柱（已參加農會）時，大家說：「誰給王玉柱戴的狗腿子帽子，不夠個狗腿子。只是他對鬥地主沒撕破臉，不積極，怕得罪人，鬥王開業沒說話，在鬥地主當中，沒有破壞土地改革的行動。過去當幹部，對村裏人也不訓。說他沒立場，不讓參加農會，是我們大家決定的，狗腿子帽子，不知誰給人家戴的。」

（三）賈生明賈先明不是反王開業運動的領導人

那次運動誰起的作用大，真正爲羣衆，大家把發起鬥爭的十個人，一個一個都研究過，認爲六十歲的赤貧僱工石如山，和貧農楊眉下、索天厚最出力。當時討論紀律時，誰不說話，石如山說：「咱們反王成功則不用說，如反不成，沌漏消息，我已老了，都推在我身上，我願替大家死去。」在他推動下，才決定十個人同生死的紀律。當時情況十分危險，羣衆怕王開業知道有生命之患。在討論找工作團時，第一次賈滿倉、楊留定去，第二次石如山、徐占奎去，把「告農民書」帶來，大家才得到執把。一連十幾次會，均在石如山小窯洞開，石說：「咱不怕，只要把王開業反倒，我死也願意。」至於賈生明開始活動時，又怕出危險，不敢出頭，鬥爭後，又竊取羣衆鬥爭果實，他哥哥賈先明，異己份子王開業把持村政時的副分隊長，混入貧農團當了主席，也竊取羣衆的鬥爭果實，所以表揚這樣的人是錯誤的，賈家弟兄不是那次運動的領導人。

大家訂對了一氣，這篇稿子是賈生明口說，陳平同志執筆寫成的。

根據以上事實，我覺得通訊員及寫稿同志應特別注意：（一）只聽一個人談一談，最容易受騙。今天土改工作深入，羣衆對報很關心，一不慎重，羣衆對寫報真實性有莫大的關係。寫稿者應和羣衆和貧農團與村工作的稿子，寫成後再經他們研究的寫，一方面能夠增加貧農之認識，另一方面也能夠取得真實材料。（二）報上登載一個人，關係重大，羣衆對這一點很重視，像把賈家弟兄這樣人寫成領導者，是錯誤的。

（王體庭一月一日於東秀莊）

（編者按：寫那村的工作和羣衆的稿子，一定要交由那村的貧農團（小組）審查。這應該成爲我們每一個記者與通訊員必須遵守的紀律。這篇稿子發生與事實不符的問題，是一個最好的經驗教訓，我們每一個記者通訊員應該很重視與接受這個教訓。）

悼警衛員金在山同志

呂梁軍區司令部

金在山同志，湖北漢陽人，年二十一歲，四〇年入伍，四三年入黨，是黨培養起來的青年排字工人。在中原軍區五師，×報社負責排第一版報。四六年隨九旅北返後，到呂梁工作。今年調任軍區彭司令員的警衛員。

在山同志的言行正派，友愛幫助的精神很好，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能克己待人。他看到一位新來的警衛員，沒有衣服換洗，就把自己僅有的一套換洗的衣服，拿出來幫助同志。從來對公物與經費不浪費。

在學習上，在山同志從來沒放鬆過。經常寫日記，看書看報。在代理警衛班長時，更關心大家的學習，經常給大家讀報，領導學習「告農民書」。同時還及時檢查與督促其他警衛員的工作。在警衛員的工作中，起了帶頭改造的作用。

與敵人鬥爭時，在山同志是堅決的勇敢的。平時就注意射擊投彈的學習，行動起來常帶着手榴彈。他有高度的警惕性，注意首長的安全，一舉一動都能機敏的招護。指揮戰鬥時，能自告奮勇的去担任傳達與觀察的任務。很注意地給首長選擇安全的指揮位置。這次在某縣某地，與蔣閻匪緊張的戰鬥中，表現了特別的英勇，那一方面危險時，他就立在危險的那一面，去執行自己的保衛工作。不幸在這次戰鬥中英勇犧牲了。

在山同志：我們聽到了你犧牲的惡耗，無不同聲哀悼、悲痛。我們失去了一個勇敢有爲的青年戰友，這是人民的損失。但是你的革命精神與英勇果敢的革命事蹟，在我們警衛員中及全體指戰員中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們都願向你學習，踏着你的血跡，去徹底消滅蔣閻匪軍，來爲你復仇。在山同志你安息吧！

梁家坪惡霸富農程存科

利誘兒童破壞農民團結

貧農團揭穿陰謀，鬥爭後交公安機關審訊

（五寨訊）一區梁家坪貧農團（包括附近三個小村）在檢查土改工作中，揭發了惡霸富農程存科破壞土地改革的罪行。經羣衆鬥爭後，將程某交公安機關審訊。

惡霸富農程存科，現年二十五歲，日寇佔領五寨時，當了僞閭長、警備隊、翻譯官，詐詐羣衆，橫行不法。四五年，五寨解放後，程某又混入民兵，進行拉攏青年民兵賈雙等六人，結爲盟兄弟，八、九月間，動員民兵參戰時，程某造謠破壞，嚇的許多人逃跑。十一月，民兵參戰隊到神池虎北，程某又活動全行政村民兵攜槍跑回（當時僅給以禁閉處分）。去年工作團到該村發動土地改革時，貧僱農將程某歷年來的罪行翻出，程某更懷恨在心，蓄意破壞。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梁家坪與小寨兩行政村召開貧農團聯合大會時，程某趁機拉攏利誘兒童團，向兒童團正副團長權小子、三人說：「你們查戶口，硬一點怕甚哩。先到中貧農家，查聽他們幹甚哩！」開始兒童不聽他的話，他即給權小子修理了一個胡琴，又給三人一個印色匣子，又給兒童們剃頭，把杜二小的貓打死，替三人縫帽子；同時又威脅權小子說：「你們不聽我的話，闖鍋出回來打爛你們的騙發。」這樣把兩個貧苦出身的娃娃收買威脅住，由他指使。兒童一進羣衆的門，就咋號：「快點燈！」貧農毛老日燈來點着燈，就被腳踢關門。並打關了貧農李二忙的窗子。程某親自帶卜兒童到中農程存寄大門扣用力打門，打鍋後他跑了。兒童照樣學，打門、咋號人，嚇的很多人晚上不願關門。他對權小子說：「你們電兒童門爭哩，先吃上幾毛吧！」讓兒童殺了六個鷄吃。又說：「你們串關女吧！」叫兒童們去欺負富厚子的妹妹，並煽動兒童鬥富厚子。這樣引起很多中農懷疑：「兒童團這樣搞是不是貧農團叫這樣作哩。」程某在兒童團前咒罵僱工杜潤（外來戶）和貧農團主席。

兒童團的這些脫離羣衆的事實引起了貧農團的警惕，決定先檢查兒童團，會上大家追問兒童團正副團長權小子、三人，才將惡霸富農程存科破壞土地改革的罪行全部揭穿。接着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兩行政村召開聯合鬥爭大會，會上將程某以上各種罪行揭露，並決定先交公安機關審訊，然後再交羣衆大會處理。事後，貧僱農另選出劉權旺領導兒童團，現有兒童團解散，重新組織。原有正副團長撤消，正團長參加貧農團的資格亦撤消。貧僱農根據告農民書上團結中農的精神，向中農進行了解釋，中農認清是地主富農破壞土地改革，打擊他們，他們的懷疑也就消除了。（尚武）

華中一年來鬥爭形勢：
從勝利堅持到勝利反攻
今後一年將完成大反攻任務收復一切城鎮

（新華社華東七日電）綜華中分社記者回評述華中一年來軍事鬥爭形勢稱：一年來，華中的軍事鬥爭是從勝利堅持到勝利反攻。

一九四六年底，蔣匪侵佔了廣闊的華中解放區已完全處於敵後，敵軍中兵力達正規軍二十個旅，連保安隊等，達二十萬人，對這一地區進行毫無人性慘絕人寰的全面「清剿」。其部署是：南線以蘇中沿江的泰興、泰州、靖江、如皋、南通、啟東、海門等為據點；北線以隴海線以南之東海、灌雲、沭陽、宿遷等為據點；中線以運河線之泗陽、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溱潼等為據點，西線以運河線以西津浦線以東之淮南、淮北為據點，五相配合，反覆包圍合擊，妄圖達到完全控制華中之陰謀，且進行三光政策，欲消滅我全體人民。總計蔣匪一年來在華中屠殺人民四萬餘，強姦婦女十萬餘，燒毀房屋及掠劫財物則不計其數。但蔣賊的失敗也就在這裏，因為他不要人民，要殺盡人民，而共產黨解放軍則保護人民，幫助人民翻身，因此蔣軍燒殺到那裏，人民游擊戰的烽火就燃燒到那裏。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北起隴海，南抵長江，西至津浦，整個華中全面展開了規模巨大的游擊戰爭，連小孩和老太婆都捲入了鬥爭。淮安邊區七十歲陳老奶奶，為了營救九個游擊隊員，作了捨子救房的壯舉。但蔣匪集中兵力「清剿」我中心區時，我即插入敵心臟，掃除其老巢，先後在淮（安）漣（水）線、南通、海門等地殲敵九千三百餘。同時，群眾性的政治攻勢與反抓丁、反捐稅、反燒殺、反奪逕等結合，開展「火炬運動」、「擦黑點」、「頑屬會議」及「寫蔣管家書」等運動，爭取瓦解蔣匪達三千餘人。但由於當時敵我力量懸殊，在堅持中，我確也遭到極大困難，「清剿」區中二三里路即有一個據點，公路鋪堡層層封鎖，淮北淮南子弟兵潛入蔣後，會被八個團敵人跟着「追剿」，一天一夜只吃一頓飯，日戰數次，夜行百里，但不僅沒有被敵人打散，而且殲敵六千餘名。因此，這三個月中，蔣匪雖然佔了我某些地區，但卻不能撲滅我有生力量。三月尾四月初，敵人集中了四十九師、四師及土頭等六萬餘兵力，向海泰、海栟線以南及運河沿線之寶應、高郵、江都、溱潼等地「清剿」，並向我興化、東台以北等中心區躍進，但正當其被阻於游擊烽火時，我主力的鐵拳已打入海栟線，殲敵四十九師二千七百餘人，攻下強大據點李堡，而當蔣匪慌忙調投海栟線一時，我主力又於大中集殲敵一團，並克通榆路上白駒重鎮，將蔣匪對蘇中的全面「清剿」打得七零八落。我地武更乘敵慌亂之際，廣泛的全面出擊，群眾性自衛運動亦如火如荼，如東、泰興等縣都爆發了十萬群眾包圍據點的壯舉，如東等縣展開「一人被殺萬人復仇」運動，一點一滴的蠶食據點，邊沿區群眾亦紛紛展開反捐、反對青鬥爭。在蘇北正當敵集中兵力「清剿」淮海時，我主力及淮海路以南各縣地武乃聯合猛擊其側背，連克沭（陽）淮（陰）綫及漣（水）新（安鎮）綫之據點多處，殲敵近千，敵之「清剿」計劃遂全部粉碎。自四月到七月中，我殲匪增至二萬餘人，確立了堅持敵後的有利形勢，恢復了大塊失地，而敵人則開始走下坡路。從八月起，我軍轉入戰略反攻，成為南綫反攻大軍的一個翼。八月十二日，解放軍一舉收復葉挺城，殲偽七千餘人，把蔣匪對華中「清剿」的整個部署打得零落不堪，全面「清剿」已變成全面停頓，就是還有一些掙扎性的「清剿」「掃蕩」，亦僅限於局部地區，並且僅屬經濟性的掠奪罷了。接着，我大軍即向南北掃蕩，十月北克新安鎮等地，十一月三十一日包師南下，再克李堡，並掃平該線一百五十里內所有據點。各地地武游擊隊到處配合出擊，接連拔除據點七十餘，全役共殲蔣匪九千餘人。被敵反覆「清剿」一所遭害的翻身農民，此時眾口一聲喊着：「反攻了！」「千萬人復仇的日子到了！」一齊行動，把所有交通封鎖線釘把平毀一光，敵人在蘇中的防禦體系，被打得稀爛，蔣匪龜縮孤立據點，惶惶不安。同時，我淮北子弟兵連克泗縣城及大小據點數十處，恢復淪陷一年之睢寧、泗縣、盱、鳳、嘉、泗、五河等縣大塊失地，解放人口達百餘萬。淮南也已插入洪澤湖以南天長一帶，並向縱深發展，從八月到現在的七個月中，我殲匪歸至五萬人。

經過一年來軍民的英勇戰鬥，我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而獲得了輝煌的戰績。共殲蔣匪八萬二千四百餘人，繳獲各種砲一百一十八門，機、步槍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五支。現我控制鄉村十分之八，市鎮三分之二，恢復到「清剿」以前的態勢。記者最後指出，今後一年，華中軍民將在蘇中地區完成全面的大舉反攻任務，收復一切城鎮，乾淨徹底消滅蔣匪。

雲南人民武裝
擴大至四萬四千以上
估領了三十五縣的廣大鄉村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綜合蔣區報刊消息：雲南人民武裝截至去年底，已擴大為四萬四千以上，較之一年前已增一倍多（四六年底不足二萬人），估領了三十五縣的廣大鄉村。人民武裝之質量日益提高，若干隊伍已高舉愛國民主旗幟，結合人民，是其獲得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人民武裝的分佈，計：（1）滇南箇碧石鐵路一帶，蒙自、石屏、建水等縣，有「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該部許世好部五、六千人，該部於一九四六年僅為數百人之小隊，現已擴大十倍，滇省知識分子紛紛參加該部，組織宣傳隊，號召農民反對徵兵徵實。石屏龍永和部由四六年之數百人發展到六七千人。建水縣屬普雄一帶之少數民族武裝，亦由四六年之數百人發展到二千餘人。該地區包括箇舊、龍武、元江、新平等縣，尚有白正貴、白小七、賀光榮、熊如正等部，各有人槍數百，積極活動。（2）滇東南盤江流域之瀘西、邱北、廣南一帶之人民武裝，已出現「民主聯軍」番號，該地區有彌日鄭部，已發展達二、三千人，去年冬，曾擊退蔣匪一個旅的「進剿」。彌勒、開遠一帶之趙永貴部五百餘，去秋曾擊潰蔣匪一個營。陸良楊體元部，則發展到六、七千人，月前曾給「進剿」蔣匪以重大殺傷。（3）滇西北：金沙江兩岸永勝、賓川、鶴慶、鄧川等縣之夷族武裝萬餘人，除有步槍萬餘支外，尚有手槍千餘支，且擁有輕機槍。（4）滇東北之巧家、會澤、鎮雄、威信等縣，有民變武裝小老飛（江湖黑話）王三所部千餘人，另並進展到貴州之畢節縣。另有陸錫政部千餘人，縱橫於滇黔兩省邊境地區，亦於出現「民主聯軍」番號。（5）滇東曲靖、平彝、霑益、宣威及羅平、師宗、興義等縣，有陶永忠、李德興、陶然、安希賢、安都邦等部共四、五千人，積極擴展，迫使蔣匪軍特務旅第六團與各縣縣政府保安隊第四團，外，滇南蒙樂山脈南麓思茅、寧洱、普洱、高汝彩等部，已發展至數百人。滇北普渡河流域武定、祿勸、安寧與滇西北毗連康境之德欽等縣民變武裝，均在壯大中。

馬西努評蔣匪經濟措施：
四大家族利用軍政大權
剝削人民榨取超額利潤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莫斯科電台近發表馬西努對蔣政府最近的「經濟緊急措施」評論稱：

國民黨最近宣佈了所謂非常措施，成立「金融管理局」。國民黨經濟管理人員聲稱：他們成立這個機關，是希望制裁投機商人和穩定物價。但是，這種措施，在去年春天也宣佈過一次，結果，通貨膨脹和投機更加厲害了，前年年底流通鈔票總額為七萬億元，去年春天已達到了十八萬億元，於是法幣價格下跌八倍，生活費用增加了十倍，國民黨的預算也更加增加了。這就是實施非常財政設施的結果。國民黨反動當局為了卸脫種種破產應負的責任，就拚命製造謊言，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破壞，可是中國人民都知道，國民黨當局才是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危機的真正罪人。只要比較一下中國兩種地區不同的經濟情況，就能揭穿國民黨反動派造謠誣謗的無稽。解放區在經濟上是比較落後的地區，不僅遭受着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且受着國民黨經濟上的封鎖，但解放區並無外國援助，而能自力更生，在解放區沒有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相反的，國民黨統治區是包括着主要工業和金融商業的區域，它享受着美國方面的大量援助，可是他們卻日益陷入了經濟破產的泥沼中。這兩個區域間以不同，是由於兩個區域實行着不同的政策。解放區的經濟復興和成績，首先是由於在民主政權。相反的，國民黨統治區是反動的政權。美國的美亞雜誌的指出，那些掌握政權的人，對危機應該負責任。那些在國民黨中國，掌握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官僚、經濟集團，他們利用權勢及由政府扶持的龐大私人的壟斷，奪取的了在中國的經濟地位。這位一中國經濟學家在「遠東經濟評論」雜誌上著文，指出國民黨獨佔資本家，利用軍事和政治大權，利用操縱進出口貿易，以低價收買，以高價出售，再行漲價，他們正是獲得巨大利潤的人，為了這超額利潤而進行了反民主的內戰。同時國民黨獨佔資本家，摧殘中國生產力—中國民族工商業及農業的工作，他們為了自己的軍隊和警察，為了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了四大家族的超額利潤，而慘酷的剝削中國人民的財富。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人民遭受貧困和飢餓，這就是封建買辦家族發財致富的階梯。國民黨名為制裁投機的許多措施，就是增加投機的機會，這只不過是將投資的權力轉交給投機分子，把物價的監管權力分給了那些壟斷貨幣的金融管理局。現在新設的機構，也是完全掌握在財政大王手中的，這一國民黨的新機構，顯然不是與物價作鬥爭，而是為四大家族的利潤而鬥爭。

華中解放軍揭開反攻序幕
太別山軍民勝利破敵掃蕩
——一週戰況——

華東戰場：蘇中人民解放軍自上月初在南綫殲敵九千之後，蔣匪驚惶失措，拼湊了五六個團約一萬七千餘人兵力，由整九十一師師長王懿率領，趕往南綫救援，先後在東台、如皋等地撲空。十二月二十六日，又沿通榆公路北犯，即進至挺城南與，我遭遇合擊，經四晝夜激戰，到二十九日夜，戰鬥結束，殲蔣匪七千餘人，南綫大捷時僅半月，蘇南重一勝利，標誌着「華中人民解放軍勝利揭開大舉反攻序幕」。經此戰役後，華中人民解放軍已完全掌握了主動（新華日報社論語），因此，它已為今年更大的勝利，收復華中一切失地，以及更有力配合南綫各路大軍的反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與蘇北蘇中解放區緊密相連的淮北解放區，在前年年底，幾是全部淪陷，但經淮北人民武裝將近一年的艱苦奮鬥，經歷了無數次嚴重考驗，打破了蔣匪及偽軍孫良誠等部的幾次「追剿」「圍剿」，不僅鞏固了根據地，而且收復了廣大失地。目前，津浦路東、運河以西、海（州）鄭（州）公路以南共萬餘方公里的廣大農村，已為民主政權所控制。

在膠東萊陽地區，解放軍完全擊潰再犯萊陽城蔣匪八個旅，向南追擊百餘里，自十二月十四日迄月底止，再殲敵四千六百餘人。進犯萊陽的蔣匪，在長圳受我節節阻擊之後，上月二十三日，爬行到距萊陽西南十八里之一綫，而我軍已機先插入蔣匪之側後，截斷北墅至水溝頭的交通，將其圍困，至此，全綫震動，乃於二十六日拂曉開南竄，在大風雪中一潰數十里，給我追蹤殲敵的良機，連上月初旬蔣匪增援萊陽不成損兵折將合計在內，前後損失已達八千一百餘名，而萊陽城至今仍在人民手中。蔣匪中央社連日大吹佔領萊陽，與守軍會師等牛皮，只不過是為其失敗遮羞而已。

南綫新區，自從三大解放區聯成一片以後，三路解放軍協同作戰，不斷取得勝利。於平漢南段大舉出擊，豫陝鄂解放軍一部殲敵第五兵團司令部及所部整三師，於西平以南地區，並乘勝南下，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又將由大別山區北調增援的蔣匪二十師包圍於確山以北之三里店地區，經二日激戰，殲滅該師二個旅，並先後攻克確山、殲匪二千餘人。蔣匪深恐確山不保，倉惶從大別山抽調其主力整九師、整十一師等部增援確山，企圖挽救，適足以示其挖肉補瘡的招架為難的困境。

鄂豫皖解放區軍民已勝利粉碎「丁蔣匪糾集三十三個旅對大別山區的「掃蕩」，並開拓了桐柏、江漢兩區廣大土地。二十餘日來，該區軍民先後殲敵三千人，攻克縣城十一座，並配合豫皖蘇、陝南兩大兄弟部隊作戰，擴張戰果，收近十日間，收復了大別山區潛山、太湖、英山、等縣城，並在漢水沿河兩岸、黃梅、雲夢等縣匪後方，連克河陽等地四十餘處，殲敵一千九百餘名，蔣匪所吹噓的大別山區「掃蕩」，不僅成為泡影，而一月來的反「掃蕩」戰鬥，卻進一步證明了大別山區新翻身農民已與解放軍有着密切聯系，並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加強了對敵鬥爭，以致敵一進入山區，即如臨子揍魚，而遭受我軍民打擊。這一情勢的發展，保證大別山區將永屬人民所有。

為配合南綫攻勢，豫皖蘇解放軍一部於三十日一舉攻克河北省最南端的東明縣城，全殲守敵，並活捉偽河北省十四專署專員兼中將保安司令丁樹本。豫西地方兵團亦於汝河北岸，殲敵一千三百餘名。

東北戰場：東北人民解放軍冬季攻勢作戰繼續展開，於上月二十九日至本月四日一週間，又於熱東、遼西兩地區連克北票、黑山、台安三城，切斷新民至錦州之北寧綫，攻克錦北要地，殲暫二十師一個團；北（票）阜（新）公路上三家子一帶，殲九十三軍暫二十一師一個團，俘敵官兵千餘名，斃傷四百餘名，至此，冬季攻勢中我先後收復縣城已達十座。去年一年內，東北人民解放軍（民主聯軍）殲敵二十八萬餘人，克城六十五座的偉大勝利，中共中央特電致賀，並勉為完全解放東北而奮鬥。（一月一日至七日）